兩個異文化個案之研究:關於學校教育與學習環境

周玉秀*

摘 要

本論文以主題晤談及書信文件分析兩位十一歲華人學童,如何在中西異文化中長成其自我發展、學習生活及休閒教育觀之內涵。

兩位個案在德國基礎學校同窗一年級後,一位回台灣生活,一位留在德國, 目前皆爲中學生。

浸濡在歐洲文化中的學童,以尊敬、肅然起敬來感受他五、六年級的學校生活,在台灣學校成長的孩子,則以好玩一詞帶過他在校園上課的日子。面對不理想的英文學科成績,台灣的這個孩子憤怒地歸咎於沒有上補習班,學習異文化的孩子則反省自己沒有適時改變學習方法,以致於來不及熟諳拉丁文的學習材料。被詢及只考七八十分的數學課堂測驗時,台灣的小孩認爲臨時考試不要緊,在德國哈書的華人子弟要求自己天天準備好,以適應老師任何時間的抽測。決定校內課外活動時,在德國異文化中成長的孩子意識到課業學習的壓力,分別選擇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調劑與享受的爵士舞、西洋棋和資訊、合唱爲社團,在台灣的孩子,以興趣和培養專長爲原則,參加了天文、數學、羽球和音樂欣賞等課外分組。

兩位案主外顯的學習歷程與生活情境起伏儘管具普遍性,其所敘述之認知處理卻受到文化中校內、外的教育與教學環境左右而互見深淺。本論文提供了解異文化教育與教學環境特徵之內涵知識,有助推動教育發展,進而規劃教學環境。

關鍵詞:主題晤談、異文化教學環境、學校文化差異

投稿收件日:94年09月30日;修正日:95年01月26日;接受日:95年02月07日

^{*} 周玉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兩個異文化個案之研究: 關於學校教育與學習環境

周玉秀*

膏、前言

讀過 Vygotsky(1896-1934)1931 年在「關於基礎與中等學校」決策會上的 論述內容後,常想著他文中提到的一段話:「兒童心理學所研究的對象乃最自然 之個體,像星辰、像行星一樣是理論科學裡最主要的主體,同時他又是受到教學 與教育影響的個體。」(Vygotskij, 1985, pp.133f) 在這篇論文中,筆者想借用他 這個界定和思想,理解兩個在異文化環境中成長的學生,學習歷程如何受到不同 文化脈絡中教學與教育之影響。這兩個學童, Lars 的父母來自台灣, Dao 的父母 來自大陸,兩個孩子在德國出生,淮入德國小學(Grundschule)同在一個班級上 一年級,二年級以後,Dao 留在德國,Lars 隨父母回到台灣。

2001 年 9 月,筆者因研究案「中小學教育銜接-德國案例省思」到德國中部 尋找教育銜接個案時,再遇 Dao 和他的母親。研究者和 Dao 的家人很自然的重續 多年前的情誼, Dao 當時剛上五年級(中學), 與其母親共同回顧 Dao 和 Lars 兩 人小學生活、中學點滴的同時,異文化的主題因而在思緒中形成,此後即有了這 一個 Lars 與 Dao 兩地相互鼓勵的論文,目前兩位案主分別在德國與台灣的中學 就讀。

兩個國家教育環境最大的不同點乃在其教育制度、學校環境與評量系統。德 國的學校在他們的脈絡中稱爲鐘點學校(hour school),比如說小學上20節小時, 高中上多少箭小時等等。相對的名詞爲至日制學校,至日制學校的數量自 2002/2003 年國際學生成就測驗後,各邦有計畫地成長,學生都必須上課上到 15 點鐘以後,小學則必須提供可在校上到13點半的環境。

^{*} 周玉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小學共4年,德文直譯爲基礎學校,強調基礎知識,創造行動導向的教學環境,學校規模原則上一個年級最多三個班,每班級以25人爲上限,一校人數維持在300人以內。學校行政組織校長以下置秘書一人,另有學科主任若干人。

基礎學校上有兩年的定向階段(Orientierungsstufe)來聯接中小學教育,也有五年級即直接按性向能力邁入各型態中學,學生直接在中學內的五、六年級接受銜接教育,Dao 從五年級起選擇念的古典中學屬於後者。相對於國內小學的高年級,Dao 五年級進入中學,不論周遭環境或是心理上他已完全將自己安置爲中學生,制度環節上也踏上了另一個結構層次。

德國五、六年級的導引階段教育¹實質上爲一種宏觀的教育銜接,儘管德國教育文獻上使用導引(Orientierung)這個概念,但是,當教育法令(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Frauen und Jugend Rheinland-Pfalz, 1996)、學校條例(Schulordnung)乃至教育行政與教學現場裡涉及導引的結構面,或用以闡述導引意涵時,一再地引用教育「接和」Naht、課程「連接」Anknüpfen、「接軌」和學習「銜接」Verzahnung等典型的用語²。顯然,教育計畫者也預期這兩年的課程結構、學習內容、教師態度、教學方法和國民小學教育的四年截然不同。這一點既可在上揭正式文獻上解讀出來,更可在Dao書信中舉證之。

貳、兩個當事人-Lars 和 Dao

論文中的兩個個案 Lars 和 Dao 同一天出生於德國中部,上小學之前兩位互不認識。德國同窗一年後,至今未曾相見,彼此相互的認識多建立在分享研究者的文件資訊中。下文將以兩個面向描述個案的家庭與學校文化脈絡。

¹ 王家通(1997)在《比較教育論叢》中將之譯爲觀察指導階段(頁93)和定向階段(頁95),筆者以爲將之直譯爲導引階段更有取其功能之意,此兩年的學校教育按德國教育審議會(Deutscher Bildungsrat, 1973)界定含有觀察、指導、診斷、輔導多項教育功能。五、六年級德國學校教育基本的功能按「教育審議會」乃在進一步(1)提供核心課程共同的基礎教育;(2)分別對學習者進行個別化教育;(3)盡量平衡教育條件的歧異;(4)針對五、六年級各學期的學習等第分別提供學生一個升學的參照,這成績同時是師長一個較客觀的輔導指標(Deutscher Bildungsrat)。

² 摘譯自 Niedersächsisches Kultusministerium 下薩克森邦教育部(1993)官方的文件。

一、華人子弟

兩個在德國出生的中國孩子,一位來自台灣,一位來自大陸,進入德國小學(基礎學校)一個班上,一年級之前他們並不認識。同學期間 Dao 的成績與行為表現一直比 Lars 優秀。在班上小朋友心中,不管他們是台灣或大陸,都叫中國人(Chinesen),兩個中國人由於在同一個德文環境的班級上課,相處的關係有點奧妙,彼此幾乎不交談,各有自己的玩伴。倒是他們的父母因為孩子上同一個班級,會彼此交換育兒和教育理念,偶爾也會談到他們在國內或當地的工作問題與生活環境。

此後Lars和父母回台灣,在中文環境裡上學。Dao學醫的父親回國述職,Dao則和從事免疫學研究的母親留在德國,繼續在羅馬石國民學校唸完四年小學。十足歲時,這孩子接受學校建議³,在三種不同類別的中學,選擇進入新制古典中學(Gymnasium)繼續五、六年級的導引階段;台灣的Lars則由國小中年級跨上高年級,教育環境上他仍在同所小學系統裡,沒有明顯的外在變動。Dao因爲由小學轉換到另一所中等學校,連帶調整進入另一個關鍵性學習心理與條件。環境銜接後,Dao爲中學裡最幼弱的年級。台灣小學共六年,孩子們到十二歲前都在同一校園內生活與學習,Lars在這環境裡倒成了最高年段的學生。接下來到國中七、八、九共三個年級,沒有異動的話,他們會在同一學區生活三年,這也就是說他們每天早晚可能和上小學時走的是雷同的交通路線。Dao的小學教育只有四年,此後兩年爲導引教育。上五、六年級前,Dao已正式有了一個重要而且成功的學校結業儀式,也因爲這個成就接受到父母及國內長輩們對這個文化儀式認真的祝福和期待。所以,從幼兒園跨入基礎學校而後進入第三所受教育的機構,Dao的生活中已經驗了儼然不同的成長階梯與抉擇關卡。

二、文化與教學環境

從外在結構上看,這兩個孩子所身處的教育文化系統全然不同。然而,他們的家庭文化條件在本質上有很多相同的點。父母皆是在國內受完大學教育後,在國外拿學位。Dao 母親爲大學醫學院實驗室研究員,本行以外她也常於中文媒體或網站發表文章,2003年在德國「萊茵通信」(第3期)才對中(大陸)德兩國

³ 德國基礎學校會在小孩子四年級以後給一紙升學輔導函,建議其選擇進入下一階段學校 之可能性,見附錄一。

的學校性教育表達了約5頁之見解。

五、六年級,Dao 的父母爲他選擇一所全日制天主教教會學校,因爲「做爲中國人想在這兒過日子,還是要融入他們的文化,讓他進這所學校,他就會跟著他們一起禱告、做崇拜(敬拜上帝),這樣他以後碰到困難,也好有個信仰」(Dao 的母親 2001.09.11)。這個在母親信中提及的「文化融入」概念,幾次出現在他們親子對話中,相當於「文化概念」的想法也可由萊茵通信中解讀。

研究案的另一主角Lars跟隨學社會科學的父母回台灣後,直接進入台北市文教區一所實驗小學就讀二年級⁴。儘管,他在德國一年的學習經驗相當成功,驟然更換的中文環境,卻需要家庭和學校共同協助他逾兩個月的學習適應,校方幫Lars的國語課規劃一週 3-4 節的資源課程。值得思索的是,每週數節被抽離到資源教室的國語課充滿了嘻笑活動與學習對話,在後來,這兩個月竟真確的接上他對學校(Ludus)原初且正確的印象,Ludus按拉丁字源本義爲一遊戲與學習的地方。

不在資源教室後,Lars 的學校文件或習作上常出現前景爲學習世界,背景爲壓力世界的圖像(Kokemohr, 2003),他們分別承載回國初期學習適應及上學表現的相關思想:

- 01 **重新** 有些人要<u>重新</u>上二年級。(摘自Lars國語習作;原習作文字 可參見下頁圖 1)
- 02 鼓起勇氣 我鼓起勇氣上學去。
- 03 **趕緊** 有一天我很早起來,但是還是拖到遲到了,所以我<u>趕緊</u>上 學去。
- 01-03 這些在國語科造句習作上呈現的內心獨白,多少透露出 Lars 對直接追上二年級的心理無奈躊躇與害怕。
 - 04 滿意 老師不滿意我的國字。

04 以否定句清楚敘說出自己的國字書寫程度。至於下面的文句,也描述了剛回台灣時母親與他的緊張關係。

- 05 老是 媽媽老是講壞話。(原習作文字見下頁圖 2)
- 06 成天 我成天惹得媽媽生氣。

⁴ 該校現有(2005)普通班 36 班, 啓智班 2 班, 資源班 2 班, 幼稚園 4 班, 合計 44 班, 計有教職員工 95 人,學生總數約爲 1300 人。四五倍於德國小學的規模。Lars 小學生活中成功的學習經驗,筆者曾在國語日報 2002a/2/05 第 13 版爲文披露。

07 不慌不忙 媽媽不慌不忙玩電動,得了1000分。

這上面的國語習作詞語造句中,Lars 用「講壞話」與「生氣」敘說到母親對他的不滿,清楚表徵出母親在 Lars 生活世界中的權威,然而在電動遊戲中這位巨人又成了他的朋友。

Dao 小學結業後選擇進入的教會學校,一個年級三個班,由於是全日制中學(到下午三點半),上課時間和台北的學校差不多長,兩個人上學後的休憩閒暇時間總量基本上是相等的。假期方面,德國甚爲繽紛,共有嘉年華節、復活節(春假)、聖靈降臨節、暑假、秋假、聖誕節(含年假)不等。

Lars 小學畢業前兩、三個月,父母親開始爲他的中學環境有了具體但是不同的看法,母親主張直接在學區內最近的學校走路上中學,父親則認爲在台灣的教育環境下能通過考試、適應考試、勝過考試,未來才有發展,Lars 既然小學已經上了快樂學習的實驗小學,中學六年就應該真槍實彈地經驗台灣的考試文化、升學文化,由於 Lars 個人也不反對父親堅持的「文化融入」,所以他們共同選擇進入一所升學率頗高,考試頻率也不低的大型市立中學就讀。這一所傳統中學的英文程度據 Lars 家長間接瞭解對學生要求很高。

圖 1 有些人重新上二年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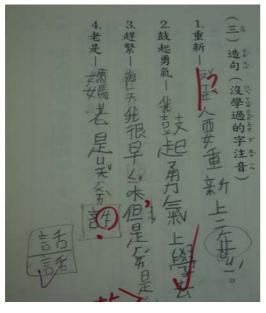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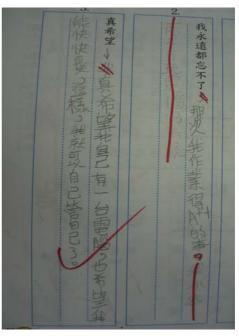


圖 2 希望有一台電腦



參、研究方法

瞭解兩個案主在不同的教育與教學環境中如何學習與成長,筆者採用質性研究,對兩位案主進行主題晤談或電子郵件筆談後⁵,筆者會分析晤談之內容進一步蒐集案主學校生活中自然呈現的作業文件(naturally occurring materials),由於晤談內容和作業文件之間相互印證,且具連續性(continuum),是以本研究之實証資料包含許多談話焦點內容(talk)與學校生活的文件,其中有習作與校方公開的正式文件。第一次談話主題由研究者先行拋出,之後的研究主題泰半依循延續兩個案前次談話引起的內容,至於擷取之作業文件亦自然地圍繞著每次晤談主題(Peräkylä, 2005)。

縱貫的生長史可讓我們較真確地看到兩個個案小學畢業後到中學的變化。筆者從 2001 年九月到 2004 年五月初,以時間爲視域(horizon)對兩個個案進行五年級到七年級間學校生活事件之理解。按 Kokemohr(2003)的看法,這個個案研究乃是牽引「我們將一個單一個案視爲從真實社會脈絡湖水中取來的一滴水」,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有關個案本身個別的觀點,還包括個案所處的社會脈絡。以下分別論述主題晤談與文件詮釋之歷程。

一、主題晤談

進行時,筆者具體地採用了主題晤談,讓兩個個案分別敘說閒聊他們個人的學校世界,當他們分享的內容資料促發了解事情的動態歷程時,家人的看法或直接問當事人「你覺得媽媽會怎樣看這個...?」是一個常用的途徑。此外,和德國的 Dao 進行事件重建時,運用電話或電子郵件快速捕捉對方的想法,藉著案主對事件的回溯,對當時心境與現況的敘述,可讓我們共同發現事實,推論出某些問題現象的典型要素或結構。

舉例來說,筆者用下述的問題與幾次的信件往來探索論文中兩位學童的學業地位與學習環境,鼓勵他們由第一人稱去回顧省思自己五年級上學期作爲學生的

⁵ 個案 Dao 資料來源的部分由於空間上的客觀元素,常借重於傳真信件。此外,電子郵件是常使用的方式,有時頻仍到至少一週可來回 4 次以上 e-mail,若加上 Dao 母親的 MSN 補充,則文字資料是十分豐富的。除掉電話以外,文字稿信件有 12 份,時間上由 近至遠排列如下:2004.03.18、2004.03.15;2003.7.23、2003.04.01、2003.03.12、2003.02.04; 2002.11.29、2002.10.09、2002.10.08、2001.11.19、2001.9.17、2001.09.11

學習表現與處理歷程:

為什麼你認為英文得到甲是不好的成績(Lars 小學五年級) 你拉丁文成績看起來好像不太理想(Dao 中學五年級)......

當研究者看到 Dao 付郵寄來五下的中學成績單後,用考題與學習方法引起他 談論自己:

看來你成績有一點困難,特別是德文、拉丁文、數學、地理還有物理,你自己怎麼說呢?可不可以寄一點考題或是上五年級後的心得,或是上課的內容、感想等等,大概寫 A4 半頁就好,你可以順筆帶過同學的情況嗎?我等著看你怎麼在六年級扳回劣勢,甚至於怎麼樣在一群優秀的同學當中,找出適應自己學習的模式與方法。(原文為德文)

用一些 Lars 和 Dao 他們兩個人過去共同的興趣、共有的經驗 - 比如說他們一年級時曾上過鋼琴課或踢足球引起筆談話題,常能使筆者成功得到來函。所以 Dao 寄來的書信多半都是超過研究者所期待的「A4 半頁就好」, Dao 來函一寫就是 A4 大小兩頁上下的信,這也是德國教育中的一種論述文化吧! (Dao 來信的長度可參見附錄三) Dao 似乎已感染了喜歡寫信的文化。懂德文的讀者也許會發現他偶爾會思想快於手稿,有些拼字或筆誤卻更顯其分享之真實。

二、文件詮釋

Dao 每次的來信都可讓研究者一讀再讀,文中思想如「母親和我儘管對(五年級的)成績不滿意,卻共同努力改善中」,當 Dao 說「我必須在拉丁文或英文做抉擇時,我選擇了拉丁文,因爲這樣就幾乎可以掌握了歐洲語文的基礎」,一方面讓你訝異他的理性與成熟,另一方面也呈現 Dao 面對問題的態度。對 Lars,研究者會用 Dao 的近況做爲對談的起頭,如:「Dao 他們要念拉丁文,你們讀經班念什麼?學庸論語念到哪?」同時讓 Lars 提供習作等學校作業,進一步探討了解其學校的生活世界。

Lars 在習作上常有寫實的生活情境描繪,如「我最喜歡危險的地方」。準此, Lars 所提供的各項作業或設計的腳本文句「自從生下來到現在,就一直不停地學 習」,當可據爲詮釋文本。

七年級 Dao 進入資優班級,第一年秋季學期成績單整體表現屬於中下。合作(Mitarbeit)成績是「良」,學習態度(Verhalten)是「優」,其他較弱的學科如:

拉丁文、德文只得到「可」。(詳見附錄二 B)

相對於 Dao 中學第三年的學習狀況,Lars 則是進入中學後「潛力無窮」。學校的成績單(2004.02.20)詳細紀錄著 Lars 各領域的評量:國語文領域「……廣泛閱讀、效率佳,能迅速掌握重點」,生物領域「學習態度佳,經常參與討論,能提出自己的見解」,藝文領域「願意參與活動,學習非常努力,有改進自己作品的能力」,綜合活動則是「……期望能更遵守上課規範」。

重視 Dao 升上七年級資優班後的心情寒暑表時,筆者曾試著這樣引起他的話: Lars 上六年級,參加籃球、自然社,還繼續學鋼琴,Dao 你也繼續上鋼琴嗎?如果 Dao Dao 你願意繼續跟我討論上了銜接教育的心情、學習上的改變,老師的教學態度以及對學生的要求,下次我會把發表的東西寄給你看。

(這一篇文章已在 2004 年 9 月經 Dao 和他家人過目後修改)

研究者將 Lars 的成績與中文試卷影印寄給 Dao 後,同時問:

.....七年級剛上課時,成績不好你怎麼辦?你上次五年級一開始成績不是很理想,你克服了,成績變的很棒,你們是怎麼過渡過來的。媽媽很以你為榮,因為125人當中只選了27位進資優班,顯然你那2年的表現特別好,尤其是你的潛力,讓你那看了就叫人討厭的校長(我至少當時這麼覺得⁶),不得不承認你有天賦。......你怎麼看你的同學和老師,你下課後還會常去同學家嗎?你覺得中國人在那個班級有得天獨厚或是缺點嗎? 所以,你如何克服成績的上上下下和其他的點點滴滴?

(關於這一段, Dao 抗議我對他成績表現所持的觀點,他向母親反映,他以 爲當時自己的成績夠優秀。)

當 Lars 將分數不好或功課不理想原因歸咎於媽媽沒有讓他上補習班,以致英文成績比不過同學。針對這樣的外在歸因與藉口,研究者會提醒著問: Dao 也沒有上補習班,你也知道在德國沒有所謂的補習班, Dao 五年級時也經歷過學習上的低潮,拉丁文只得到 3 分(低分掠過),結果他現在(七年級)被甄選爲資賦優異學生,進入實驗班學習。你可以想像他怎麼走過來的嗎?……你覺得英文如果要怎樣就能變好嗎?

⁶ 筆者曾因研究工作拜訪過這位校長,當時我們都同意那是個很傲慢的「教育家」。

肆、學習世界

一、學科成就與休閒活動

Lars 在台灣的學校生活中,五、六年級參加羽球隊,當2年副隊長。同時又被選爲校內樂隊,這個每天中午有練習的音樂社團,讓他的小學高年級生活過得自由,因爲Lars 幾乎2年可以快樂地発掉中午必須趴桌上睡覺的午休時間。

Dao 喜歡申請上的這所私立學校,他很快交到幾位好朋友,休閒活動方面,和 Lars 有著絕對不同的考量。Lars 選擇增進課業的數學與天文社,Dao 則期望藉以放鬆緊張的功課,他說:

星期一是電腦(專長學科輔導課)、星期二是爵士舞(學校社團)、星期三 自己在家練琴、星期四是合唱團(學校社團)、星期五是拉丁文作業時間 (學校社團)、星期六上中文學校。

個案充分受惠於不同的社團活動。此外,學校課程中安排的3節作業時間及專長學科輔導課對 Dao 的學習有很大幫助。

當初 Dao 申請入學時,校董事會曾爲此中國孩子的入學資格開會討論,連帶考慮過他的父母教育及工作背景並約談。因爲,學術知識與品格導向的傳統教會中學,普遍會按著學校本身性質要求入學學生具有人格特質,如:自主學習,喜歡學習,學習準備度(Arbeitsbereitschaft)或願意努力等等。

升上七年級後,Lars 念的中學,一個年級有 33 班。開學之初他們對學生英語、數學作了智力測驗分班。一進七年級,Lars 就知道自己的英文是必須接受銜接教育的,當然在「九年一貫課程」脈絡下(教育部,1998;升國中國語、英文、數學、社會教材銜接本(修訂版),2003),全台灣每一位中學七年級的學生,都得在開學之初的一學期接受國、英、數、社四科的銜接教育,不過,當老師在家長日說 Lars 和班上其他 5 個人入學英測成績不理想(80 以下爲不及格),他可是很不服氣的,因爲自己英文不好是「父母不帶我去補習」,別人考得好是因爲「都有補習」。

二、尊重男女同學友誼

Lars 所處身的小學班上,孩子五、六年級起也會有「什麼人愛上...人」的耳

語,班上同學特別關心那些成績好的「男女朋友」,他們多半會尾隨跟著起鬨, 當事人也能大膽在司令台或看台上大聲公告其早熟友情。由於是實驗小學,老師 們對此類事件大致可以接受,同時保持高度輔導與瞭解。Dao 的學校爲德國孩子 們舉辦這類的異性郊遊:只有「有異性朋友的學生才被邀請參加一個聚會,而單 身者(如 Dao)只能望洋興嘆了」(摘自俞可、周晓霞,2003)。然而,母親對天 主教學校將孩子交異性朋友所謂的「早戀」現象寬容地視爲正常現象,初期是有 些驚訝的,這和他的文化認知不大一致:

出於「對上帝的畏懼」, Dao 念的教會學校相對於其他國立學校保守得多, 對生員的質量控制也很嚴。

因爲校方給予這種氣圍,孩子們會把在學校裡對那個男孩子或女孩子有好感 的想法大大方方地告訴家長,家長往往會半開玩笑說,既然你喜歡,那就請他或 她來到家裡來作客好了。Dao 有時候會談到班裡的男牛某某與女牛某某好。母親 會問,那老師不管嗎?Dao「瞪大了眼睛,一臉的驚奇:『老師爲什麼要管?這是 很私下的事!』在這個「德國文化中」,很私人的事和學校生活與課業不會相互 抵觸」。儘管如此,Dao 的家人不免用中國家長的觀點給她打打預防針:「早戀」 的環境並不好,比如分散精力、影響學習之類的理由。母親來函說她這些「陳詞 濫調」很快又被 Dao 給駁回:「我們班的阿娜麗娜就有男朋友,她的成績很好, 又受同學的擁戴,今年還被選爲班長。」

Dao 母親:這下,我可沒話好說了,只能強詞奪理:「她要是不交朋友, 成績肯定會更好。 |

當母親敘說自己對這件事的勸告語時用的是「陳詞濫調」或「強詞奪理」, 其實他已經有那麼些文化認同的味道了。

三、課堂外的功課

延伸其學校生活,家人師長會鼓勵 Dao 參加各項寫作活動,2002 年聖誕節 Dao 投童話稿到媒體上,他爲電視台卡通部門 Siebenstein 寫了一篇唸給兒童聽的 有聲文章, Dao 透過傳真,很快讓研究者收到這份「聖誕禮物」,所以研究者也 即時上網閱讀分享了他的成就與喜悅。

万、六年級銜接教育結束後, Dao 成績優異, 在一百二十万位同學當中被編 選入資賦優異班,全校該年級共甄選出二十七位資賦優異兒童進入該實驗班。這 是一項將七至十三年級共七年的課程濃縮爲六年之學校本位改革制度。(Böttcher & Hirsch, 1999)此計畫適時因應德國在 2000 年 PISA 國際學生成就測驗後挫敗所 做的教育改革,目前此計畫進行至第四年,該計劃仍無畢業生進入進程學校,效 果待評估 (Schümer, Tillmann & Weiß, 2004)。

英文得到甲之後,Lars 開始有了改變他作息的活動!自5年下學期起,Lars 因爲英文程度跟不上班上同學,而有了父母親爲他規劃的家庭作業(homework) 這是一份固定的英文教材「經典常要 1000 句」,由每天學一句發展至後來的每天 2-5 句,初期 Lars 是非常抗拒排斥這看似簡單的家庭作業,因爲這一句許多個生 字的作業佔用了他的閒暇空間。其後,雖然 Lars 本身也一直不是太喜歡,卻被盯 著有規律地作家長給的「家庭」作業。(Shumow & Miller, 2001)

上了七年級以後,Lars 還是有他的英文「家庭作業」,不多但是有固定的分 量,儘管努力1年多,上了中學的英文聽力,他總是在7、80分間上下跑。在眾 多學科裏(生物、台史、台地、台社、健體、綜合活動等 15 科,含班會和 AMC 課外活動共17門),他也發展出自己的「專業」興趣。

四、探索自我

延續Lars國小的表述「我**情願**上自然課, 」、「我**犧牲**國語課上自然課」、「我 望著迷人的星空,心頭不禁升起了許多疑惑」,他對生物、生命科學的議題特別 敏感,會自己要求做科展,去參加科普講座,如:週五晚上某國立高等教育機構 主辦之「人、環境」系列專題演講。每週兩、三天,他會「陪」爸爸騎腳踏車, 尤其是學校課特別重時:

今天在學校上了一整天課,因此我一回家就馬上運動到大安森林公園去騎 腳踏車,繞了兩圈...。

這個「因此」去騎腳踏車,具有調節緊湊學校生活的功能。星期天上午,Lars 會自己去教會,他參加基督教國中生團契,結交了幾位朋友,其中一位是和他同 校八年級的優秀學生 Jung,上了中學後 Jung 一直是班上第一名,從沒掉到第二 名。這一位契友的英文尤其好,據他的父母親描述,該契友會主動聽空中英語教 室、杳字典及翻閱英文閒書; Lars 說才不要像 Jung 一樣, 然而契友的出現讓 Lars 對英文學習有了來自同儕的壓力。

08 我們是可愛又迷人的反派角色。(附錄三A)

在電視卡通神奇寶貝的劇情中,常常會出現這樣一句台詞,從 Lars 關於「迷 人」所造出一字不差來自電視卡通的造句,可推斷電視媒體對他思想與語文影響 力之深遠。基於這點, Lars 的父母親因此在下一次搬家時,沒有特別去架置電視。 很快地,另一種生活科技也進入他的學習環境中:

- 09 真希望我自己有一台電腦...(原稿見第6頁的圖2)
- 10 假若我功課寫完,我一定要玩電動。

擁有一台自己的電腦或是玩電動這些想法,看似受到科技文化與社會外在環 境的影響,卻同時反映出 Lars 一直期望「能快快長大,這樣(我) 就能自己管自 己」,尤其是不想受到家人(母親)約束、期待自主的理想。

五、學校外部教育氛圍

自從 2000 年的 PISA 測驗結果出爐後,教育即在德國成爲全民議題(ARD, 2003)。報章雜誌上,教師會、工會,學生家長對自己國家教育的優勢槪念幾乎 完全的被撼動了,抨擊教育現況與制度或建言者大有人在(Adam, 2002; Haarmann, 2003; Hentig, 2003)。探討挫敗原因的歷程中,德國教育制度與政策遭遇重大考 驗,包括十九世紀以來的三軌分流學制皆面臨轉型,(即上文指稱之古典學校、 實科中學和主體學校,綜合中學屬新制學校),而這也就是 Dao 處身的分流教育 計畫脈絡。

針對傳統的分流學制,德國國內沸沸揚揚地爭論,McKinsey 以爲 10 歲學童 太早面臨分化選擇。(Stähling, 2003; Terhart, 2002)。惟案主 Dao 和家人討論後, 積極選擇分流教育中的古典學校,學習歷程儘管起起伏伏,卻反而激發出他更多 潛在的能力。質此,分流教育議題(tracking systems)亟待探討(林文瑛、王震 武,1996),相關論點請參見「中小學教育銜接之研究-德國案例省思(Ⅱ)。(周 玉秀,2002b)

學習模式與課程因應方面,教育部要求學校 60%之課程需按課程計畫進行 (Rahmenplan)。柏林邦內教育研究機構是最先 — 也是最直接分析 PISA 數字結 果,接觸到學生問卷資料的單位 (Baumert, Artelt, Klieme, Neubrand, Prenzel, Schiefele, Schneider, Tillmann, & Weiß, 2002)。他們將衝擊結果與變革內容反映在 2004.2.1 生 效之學校法 (Schulgesetz-SchulG), 各級學校自 2004 年秋天全面施行和布蘭登堡 等四邦共同合作發展之新課程。北萊茵-西法倫邦也很快在 2004/2005 引進德文、 數學、英文等核心課程新版本,同時針對邦內四年級、九年級學童全面實施統一

14

的學習標準測驗 (Lernstandarderhebung)。

德國取法他國國家教育標準(Ravitch, 1995)的政策與2004年底前發展出標準能力的決心,正面質疑了傳統等第制的成就動機,也就是說Dao學校的課程與評量系統皆處於此網絡中。

相當於德國學校外部的這兩股教育訴求,這幾年在台灣也不缺乏課程與評量系統上的變革。

台灣方面,民 88 年(1999)以來即推展的九年一貫統整課程,加上民 88 年之前,小學裡實施建構取向的數學課程,在家長、社會大眾、學校與媒體間起了不小的疑慮與衝擊。兩則針對四年級、七年級補救教育的新聞稿,殆可反應教育主管機構強調(數學)核心課程能力之檢測,也烘托出台灣學校教育的外圍氣氛。

- (1)國一新生有近九成被迫上「第八堂」補救教學課。大部分學校都是爲了銜接九年一貫補救學生的程度,雖名爲課後照護,但實際幾乎都是全班參加,而且收費。國一課程該如何順利銜接?台北市各國中都在開學後的第一、二週爲國一新生進行數學科的上課前的「前測」……。(1/3 國一新生數學不及格,銜接課程,利用第8堂補課,2002)
- (2)大聚媒體指出國小四年級下學期將檢測數學能力(中國時報,92年1月27日)教育部發出補救計算能力的教學手冊,是否意味過去六年在國小推動的「建構式」數學將被揚棄?教育部廿七日表示,建構取向的數學教學理念和精神,仍有價值,下學期將進行數學能力檢測...(小四,下學期檢測數學能力,2003)

以上的新聞標題,絕不是冰冷沒有生命的文字敘述,這乃是案主 Lars 生活當中的學校環境,也是他正處身的學校系統。轉過來看研究者另一案例事實(民91年12月):中小學教師對話指出國內的評量反映教學實際現象。多元評量的迷失概念下,國小學習以活動爲導向,甚少紙筆式的學年總結性評量與段考,進入國中後,分科學習,導致各科各週皆有基本能力的測驗。以地科爲例,國小只教到太陽及太陽的角度,國中幾乎從起始承擔該領域之所有概念,學科教師們面對深廣的知識壓力,多以考卷評量帶動學習來診斷學生的學習成效;建議提早在小學五、六年級開始緊張,讓孩子有比較多的紙筆作業。(Böttcher & Hirsch, 1999)

當社會大眾皆發現到學校內的學生數學學習、學科能力堪慮之餘,也許觀察 Lars 的習作當中或他口中轉述同儕的補習狀況--另一個向上發展的學科教育,可讓我們對教育、教學與評量的關係再次作一個省思。

伍、學校教育與自我概念

一、學業自我概念(Academic self-concept)

Dao 相當具自我概念,他有自己看得見的未來標竿,無視於 PISA 帶給學校 的變動或影響,五年級時他「認爲在學習上自己是屬於那些中間的程度,有趣的 現象是,和我要好的同學,也多半喜歡我感興趣的科目。」(Ma & Kishor, 1997) 這也就是說, Dao 他們幾個好同學的學科概念、分數都差不多。新學期成績計算 下來,Dao 好幾門課表現中下,所以Dao「就決定強迫自己學習那些雖然不感興 趣的科目。在班上,我慢慢爬到比中等程度更好的位置。儘管班上有那麼幾位成 績很優秀的同學,可惜我不能和他們在一起」。

自我概念可分「學業自我概念」和「一般自我概念」兩類。(Marsh & Shavelson, 1985) Lars 在數學上的學業成就與自我概念一致, 五、六年級時擔任班上的數學 小老師,級任老師共發給他兩張數學足堪表率的變狀。一般自我概念,大體上可 在六年級習作(11-13)和Lars 製作的畢業光碟作品上追蹤之。

升上六年級,Lars 同一學期作業上分別敘說有:

- 11 從開學以來,我從來沒考一百分,真慚愧。
- 12 如果我可以去上學就不會無聊。
- 13 做這件事雖然會被罵,我還是要做。

花幾個月製作的畢業光碟圖像檔上,他在全班公開地爲自己不同情境的攝影 作品配上「從小就愛讀書」、「我就是愛發問」、「最喜歡冒險」…的腳本。

第二次因爲英文成績不好,使得總成績不理想時,研究者問 Lars:所以你英 文要怎樣變好嗎?Lars 引了這麼一句他從「經典常要」背來的話:The years teach much which the days never know. (Emerson)。想來研究者還得進一步理解 Lars 對 於做功課所抱持的哲理。

高自我概念的學生傾向於有自信心解決學校課業問題,學業上的成就同時又 增進了他們的自我信念,按Hamachek (1998)等人研究發現,學業自我概念跟中 學學業成就特別高相關。Lars和Dao皆屬於此者⁷,程度上Lars懷抱信念更強烈,

⁷ 研究者另一個國科會研究案「中小學教育銜接之研究-德國案例省思(Ⅱ)」 NSC91-2413-H-152-012-中, Rolf 則屬相反案例。

在行動力上Dao倒是具體有效率些。

當 Dao 覺察「五、六年級節奏比過去整體而言快,每一個科目的教師們也都 比過去更正式」,個案 Dao 一開學就相信上中學會愈來愈棒、愈來愈有趣。

相較於 Dao 五年級起,能期待這個快樂的挑戰,Lars 二年後進入中學時亦迅即感受到。上了七年級後,Lars 開始會說生物老師好有學問,他什麼都知道,接著是社團活動「AMC 社團的劉老師是師大數學系畢業的,我們今天學了開根號…」,「我們老師說我要參加科展,還有…」。較之於小學 5、6 年級,進入中學後,學校生活與學習挑戰常常有令 Lars 心境嶄新的體驗。

二、「優」與「憂」

Dao 進入七年級資優班級後,第一年第一學期整體表現屬於中下,研究其自我概念的衝擊或調整時,他敘述了他進入資優班之後很痛苦,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適合進資優班。從他的成績單可以看出他的痛苦,因爲法文是可、德文、拉丁文、數學也是可;德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卻拿到3分,只有學習態度仍舊像過去一樣得到優。Dao「上課幫助同學,完成的作業超越課堂上要求的。」是級任導師給他的肯定。

相較之下, Lars 學習生活常規明顯有待加強, 因爲聯絡簿上偶爾會被蓋上「整潔工作不認真」、秩序不良的文字圈記章。(如附錄五—93 年 2 月 17 日) 在台灣, 聯絡簿被定位爲親師溝通的橋樑,它一則告知父母子女在家的作業情形、注意其學習發展,一則也適度反映出孩子在校內的學習生活、合作行爲與節奏。(Shumow & Miller, 2001)

Dao 有一陣子(2003 年聖誕、2004 年元月之後)不太喜歡與研究者互傳電子郵件,「因爲成績不好沒有什麼可以好報告的」。除了幾個主科拿到等第 3,其他十二個科目都還是能夠拿兩分,遺憾的是沒有任何科目得到優等;然而因爲有五上的學習經驗,案主及其家人尙能夠以正常心等待這樣一個學習歷程。與案主電話加上筆談,得知父母對他相當有自信。母親並且來信說他愛看書加上彙整能力強,適應一段時間應該就可顯出自己的本事,因爲 Dao 在家人「有計畫的引導下,閱讀速度一向快且範圍寬廣,哈利波特第五冊可在一天之內閱讀完」。(Dao 媽媽的信函可參考附錄三 B)

Dao 和家人能有這樣的信念,多少接受學校外部氛圍與 PISA 研究論文之暗示支持,因爲社會大眾對於德國中學教育不注重閱讀所造成的低成就一片韃伐。 (Wendt, 2003)此外 PISA 研究小組指出:成就測驗結果優異的國家、學校或個 人本身皆重視閱讀,學生甚且視閱讀爲一項愜意的休閒活動。

跟著班級「悅讀」計劃,台灣的 Lars 同時期深讀了潛水鐘與蝴蝶(Le Scaphandre et le papillon)、愛呆西非連加恩。在閱讀廣度與速度方面,大致可以 媲美 Dao, 他們雖生活在不同的國度中,閱讀的人物、文化思想卻有著些許全球 化下世界公民的交集。

三、學校教育邊緣化?

Lars 五年級上學期的英文成績得到甲,其他各科成績皆得到優。這一個甲背 後所代表的真實意義,按 Lars 說法是:「我生活英語都不會,老師上課只用英文 講,我都不會,我看同學做什麼動作,拿什麼圖卡,我就跟著做,兒童英語我也 聽不懂,別人都有補習」,「那你怎麼辦?」「去補習啊!」

與 Lars 談他英文課學習成就得到甲,他解釋上了一學期的英文得到甲,意思 是班上最差的,因爲「其他的同學都是 90 分以上,97、98...,所以都拿到優, 因爲我都是90分以下,90分以下就是很爛的意思,所以我的甲就是很爛的意思。」 關於 Lars 上英文課的心態上有如下的自我防衛告白:

英文不重要,聽力又不考,在台灣我要跟誰說英文! 同學們都有補習,因為媽媽不讓我上補習班。

問 Lars 爲什麼以爲上補習班才學得會英文,既然數學、國語都不用補習,那 又是怎麼學會的, Lars 竟能振振有詞說「國語是資源班的李老師教我的,數學我 本來就會,不用聽就懂…」

Lars潛意識裏,固著的以爲「學生平日放學後參加校外補習可以考到好成 績」。(教育部統計處,2003)這一個關於補習文化的立論,在他進入台灣的小學 時,慢慢地在心靈中滋長:「才上完學,他就要**趕忙**地去補習」「他才放學,**又** 要去安親班補習」(四年級習作)。他自己的英文成績不佳,雖然絕大要素是因爲 老師以班上多數同學的程度進行教學,多少也應該與此本末倒置的信念相關聯 吧! (黃慧貞、黃光國,1981)

詹世弘(2004)指出台灣在幼稚園開始就有的這股補習歪風,影響了校內正 常教學,讓許多孩子在學校修(休)養,下了課後才打起精神專注的學習。8

補習班是學校教育正常化的絆腳石?(楊朝祥,2001)按教育部統計,廿一

⁸ 聯合報92年3月有系列專文探討補習與不補習的家庭教育策略。

世紀初的台灣有48%中學生參與校外學科補習教育。

四、與老師共同認知學習計劃

幾次信件中 Dao 多能知道五年級的學校老師出學習活動的目的,在他描述上課情形時,也許先想讓我這個阿姨"A-yi"跟得上情境,他都會敘述活動背後的用意,體會老師出家庭作業(homework)的用心。Dao 級任老師教他們德文和地理,Dao 說(2001.11.19):

一開始上課時他先說明他的上課方式,讓同學寫一篇關於未來的作文,他 藉著這篇文章查考我們的特質,查考我們的寫作,差不多其它的老師也會 透過一個這樣的作業...。

Dao 會具體點出老師出作業的目的,若是對照這個自我覺察、監控學習的能力,台灣的 Lars 開始時是相當缺乏的,後來,母親積極介入後,大體可在 Lars 書信週記上讀到類似的思維。由於七年級班導師的引導,他慢慢能揣摩到:「只要每天每一門課跟著老師的作業就會達到我想進理想學校的目標」。

對中小學課程差異, Dao 作了如下觀察:

和過去完全不同的是,幾乎每一科目都有一個別的老師和一間專科教室。 我差不多很快就可以發現那個老師教學活動進行速度快或是慢而詳細。工 作時間和導師時間是一些過去國小四年級所沒有的課,在工作時間我們可 以處理學校工作等,...導師時間我們可以談任何的事情,譬如說九一一恐 怖攻擊等。他可以藉此瞭解我們合作學習的長處,以及一般的學科基礎。

中學老師的授課模式或評量標準,和國小大異其趣。進入五、六年級後,Dao 說:

......很快我就注意到,音樂的平時成績佔四分之三,另外拉丁文、德文、數學等三科,在成績單上只呈現出紙筆評量的結果。生物課上主題活動。活動內容包含我們要為給定的二十四棵樹蔥集葉子、拓印,為他們找出德文名字、拉丁文名字、生長特徵,及它們屬於哪一科、樹皮的紋路等等,這許多作業我們全得在放學後的時間完成,活動結束後要將這些全部裝訂成冊。

上全日制學校也是和過去上小學不同的,因爲班上同學共同完成作業或統整

活動的時間變多了:

.....我們這一組要報告有關老鷹的內容,還要做研究報告接力活動,限期 兩個星期,活動結束前每一組要在班上朗讀他們的作品-報告。五年級 時,有一個最特殊的活動,我印象很深刻,這個活動包含了音樂、數學、 物理等科目,活動的主題叫做叢林,在數學課上,我們可以學習到各時期 各種金字塔的形狀、音樂課上有學到非洲的打擊樂和各種樂器,每一個科 目的老師都會給我們一張作業的要求。我們必須要靠自己合作完成這項功 課。

Lars 和 Dao 共有這個「靠自己合作完成」的感受,尤其是當 Lars 花腦袋做 科展時。按圖索驥, Dao 學校的上課模式,與台灣目前九年一貫課程統整的基本 精神是一致的,重視各學科間教師橫向彼此討論設計教學活動。

五、富挑戰的學習環境

從兩年的小學高年級升上國中後,學校的課業要求增多了。七年級的功課實 在滿緊湊的, Lars 的聯絡簿上每天涌常都會有 8-12 項的作業和考試(相似文件可 參見附錄五):

- 1. 考生物 1-2、1-3;
- 2. 完成數學習作 1-1;
- 3. 作數課 1-1 自我評量;
- 4. 杳禽流感資料;
- 5. 聽大英(大家說英語);
- 6. 心得(生活);
- 7. 讀書心得報告;
- 8. 藝術與人文學習單:筆記;
- 9. 國學習單;銜接教材2
- 10. 下週一考國註、默寫

值得玩味的是,Lars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下,過得自在。他並不因聯絡簿 上填得滿滿的,而缺少休閒活動。他喜愛的休閒活動,除了鋼琴外,游泳、騎單 車、閱讀仍然能夠擠入忙碌的"作業"生活中。

當 Lars 兩次段考英文都表現不佳時,他將此不臻理想成績繼續歸咎於沒有上 補習班,班上40位同學中只有4位沒有參加補習。

Dao 的學校常有「寫一篇有關於…的作業」, 比如五年級進中學的第一週, 案 主就在不同的學科上分別寫了多篇的作文。德國的學校教育標準如課程綱要在德 語課不同的年級會要求有 6 至 10 篇作文,Lars 處身的國內學校教育,在學測要加 考作文之前則普遍無此語文要求。

相對的學習環境下,Lars的文件格式比較像是國語課本造句般的單句,或是 3、5 句合成的簡單思想,Dao 也許是要縮短空間所造成的距離感,常會有比較多 整體的,含起承轉合的比較論述,如下面的文件:

.....,作業時間和導師時間是基礎學校裡未曾有的課程,作業時間顧名思 義是可以完成作業的時間,導師可藉此堂課好好觀察誰能專心讀書,誰又 是浮躁不安的,什麼人干擾了什麼人的工作.....

相對於異文化的 Dao,個案 Lars 分享其想法時,多半是缺乏觀察,單句組成 的簡要線性思想:

我最喜歡星期一了,因為從這一天就會知道這個禮拜會過得多采繽紛。...

儘管是探討很深刻的問題如「人必須先有尊嚴,才有人文修養。」Lars 也不 會像異文化的 Dao 般娓娓述說論證。

問 Lars 說爲什麼他總是三、兩句就結束了談話時,他說不然呢,老師不是叫 我們要簡單回答嗎!再進一步翻閱他們的課本習作時,確實發現不單單是課堂上 老師的要求,台灣的學科課程在教材設計上面也凸顯了個案這個簡單有力的乒乓 球答問本質。以 Lars 學校採用某出版計五年級自然習作爲例(見下圖),其中的 要求有打勾題、選擇類或者是列出表格要求填上簡短的答案,較缺乏申論題。

	地思	顺 序	什麼原因造成	的
爱口路	操一题	1	有汽車經過	
	小生物才洲	2	同生	
	対表型	3	有小房子,支持型到	栈
	三三天美	4	有人為空遊	

圖 3 自然習作列出表格要求學生填上簡短的答案

進入中學後,語文教學乃至史地課程儘管教材變多變深,作業反而出現更大 量的測驗選擇題型。

六、評量系統

德國國小的成績單和台灣一樣,有一學期的和一整學年的,德國小學一、二 年級成績通知只有文字敘述,不給等第;評量時會將結果告知學童和家長,如: 10 分鐘 75 題的數學題,上面會印著「今天你做對了 36 題」,讓家長了解自家孩 子的絕對 - 不是相對位置。三年級起分等第,以 Hessen 邦爲例,小學的老師們 會在三年級上學期密集的考核學生數學測驗、德語寫作...等,確保他們達到所謂 的基本知識(Kernwissen),而這些能力也是他們踏入淮程學校的保單。德國成績 等第分優、良、可、勉強可以、不及格六等。國小時德語科有口語表達、文字表 達、拼音與閱讀等四項成績(見附錄二A),這一點和台灣的具體要求最爲不同。

當讀與寫的評量出現在成績單上時,學生 - 包含Dao在內的德國學童 - 當然 就會被注意到要正確的文雅的寫字及寫作,在家也要多朗讀文章、閱讀課外書。 教學評量引導了學習方式,德國小學和中學對德語科不同的評量要求,導致四年 級和九年級學童在PIRLS和PISA兩項國際學生成就測驗有很大的差異⁹。

Lars 一年級結業時,在異文化的德國得到如下的整體成績敘述:

......很投入很專注的參與學習活動,很快就能瞭解新的學習材料,總是維 持著學習興趣。......很好調教,會自我掌控,會自我覺察,.....和班上其 它同學都能很愉快的彼此合作。

孩子能朗讀一篇先前不認識的文章,按字句節奏與內容,出些微小錯,..... 字體有些亂,會平均清晰無誤的抄寫,聽寫上會有疏忽上的失誤。

比較 Dao 寄來五、六年級成績單可以得知, Dao 進入德國中學後面對許多具 體的改變,如:依照能力分等級上不同類組學科的課程、在第五年級結束前做分 級考試,鑑別學生在下學年的核心課程中可做的學習調整。(Hermann, 2001)此 外,中學科目變多,五年級起有「物理、化學、宗教、法文、造型藝術...等 15 科。核心課程成績評分源於(1)一學期4或5次大考,(2)小考,次數不定, 不預告日期(3)課堂參與。非核心課程沒有大考,卻另外有10 Stunden Test(即 上過十節課時,考一次)」。(摘自 Dao 母親 2004/03/15 來爾,原文件爲附錄

⁹ PISA 測驗是 20 名, PIRLS 是第四名。

$\equiv B$)

升上高年級以後,Lars 明顯地發展出學業自我概念,他認爲自己的數學、國語、社會都是班上最好的。事實上,在每學期兩次的段考中,他的國語和社會確實能拿到全班的最高分,唯獨數學一科他總是會出現抄錯答案、計算錯、或是和題意要求不同的解題法。國小畢業時,班上有十多人領學業成績、行爲表現優良獎、全勤獎或是進步獎等獎項,Lars 全都不在其列,雖然他並沒有向家人表示任何情緒,卻彷彿是告白般在一篇作文「如果國小生活可以重新來過…」,敘寫出下列的句子:「…我希望可以多拿幾張獎狀讓父母高興。」

Lars 就讀的國民小學有一種評量鼓勵制,若學童表現優異會得到不同科目的老師頒發好兒童卡,集滿 30 張可得到與校長照相的榮譽。這個制度對六年級的學生顯然不太具有魅力,因爲 Lars 竟然可以將他學習表現優良從老師那集到的好兒童卡拿來當作數學計算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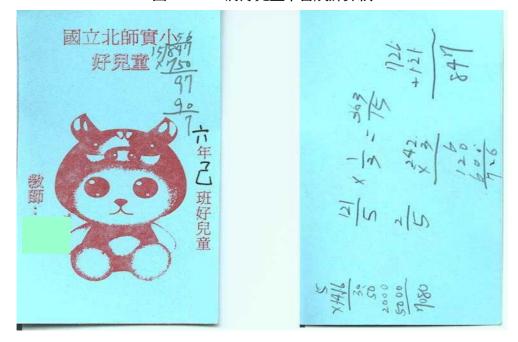


圖 4 Lars 將好兒童卡當成計算紙

升入七年級後,Lars 班上每兩或一週都會有一個成績單,成績單上記載著一週來的國語、數學、聽力、單字、台地、生物、英文的各科分數及排名(參見附錄四),這個成績單上同時會登記你一週來整潔工作作業,公假、秩序不良…等行爲規範。此外,一學期兩次的段考也會有全班的成績排序。

七、家庭支持與文化教育

Dao 母親作爲醫學博士,主動關心孩子的教育與未來發展,常常對德國教育 選擇性表示看法。指導 Dao 五、六年級先修拉丁文,而不是像大多數同學般先修 英文。當案主在班上拉丁文得到不好的第三個等第,端賴 Dao 的母親幫助他度過 這個痛苦冗長的學習階段,學醫的學術背景讓他可以快速複習教材,直接爲 Dao 解釋嚴謹的拉丁文法與結構變化。這個意義不凡的學習指導再一次堅立他們親子 的緊密關係。(Green & Kageni, 2003)

至於 Dao 認爲五年級先修拉丁文,能掌握所有歐洲語文的基礎,固然受文化 版圖影響,他也解釋修讀拉丁文,可能是因爲媽媽,理由是「學拉丁文能訓練灑 輯,對將來(想念)的醫學教育佔有優勢」。

渡假在歐洲尤其是 Dao 的脈絡國家一德國,是一個很正常的家庭休閒活動, 大大小小配合著學校放假情形。也許是禮拜五下午到禮拜天,他們就可以去了一 耥荷蘭來回。當 Dao 在三週後才回兩時,他在信中會說「媽媽同事激請我們去两 班牙玩,所以這封信寫的比較慢…」

相較於Lars處身的台灣地理環境與文化層面,出國旅遊經驗異國文化對Dao 與家人來講是一年忙碌生活作息中固定不變的節奏¹⁰。2001 年在德國場域做研究 時,筆者即感受到這歐陸文化理解對學校教育與教材的優勢,學校課程裡結合不 少跨文化的議題。(Tandre, Baker, Akiba, Goesling, & Wiseman, 2001) Dao和母親 融入當地文化後,能很快放下規律繁瑣的生活,計書個2天一夜的法國史特拉斯 堡之旅,陶冶在不同語文的文化環境中,除了受到當地公共基礎建設之便,主要 是工作社會的結構,鼓勵員工休假出國遊憩。

渡假所及,各歐洲國度之人文科學遺產其實也自然供給 Dao(和家人)對當 地人文社會所形成行為、符號系統等知識思索的材料。理解 Dao 社團活動選爵士 舞,第二外語修拉丁文或論述其處理學校問題的想法時,這些寶貴的文化財應該 是形塑其個人特質不容忽視的大環境之一。

¹⁰ 德國的學校系統下,如果家庭有小孩,政府就會提供許多文化活動,並適度補助車資。 如家庭票、週末共游券等。

陸、結論

跳躍著翻閱 Lars 和 Dao 的學校生活史是一件很愉悅的事,理解兩個案主學習著處理度過學校課業和家庭生活事件,累積自我能量與智慧的過程中,研究者常有深刻的悸動。研究者和案主家人、Dao 在國外偶然邂逅,儘管是同種文化,然而彼此的互動關係原本是很平行冷靜而陌生的。2004 年 6、7 月因公訪德,三度見面,與 Dao 一家人談論其於古典中學(Gymnasium)經歷的學校生活,逾三年來的書信、對話,加上電子文件,讓研究者和案主對其每個重要成長事件背後的問題背景、家人支持、文化環境共有了一個熟悉投入的第一人稱觀感;與 Lars 的相處也由原本自然、習以爲常的上下位階關係轉而成爲認知對等的研究夥伴關係。

Dao 的中學校長在研究者第一次拜訪時,正式遞給我一本辦學手冊,封面上大大的字寫著「學校(作)爲生活的場域」(Schule als Lebensfeld)。這個溫馨的辦學方針在我進入兩個個案的學校生活後,開始有了生命與形貌。回顧三年來的研究,確實理解到孩子校內的學習,緊密地觀照著校外的文化生態。案主由小學而中學,此中教育銜接之面向有學校、家庭及社會外在文化,其研究深度與內涵自然依Bronfenbrenner(1976)所謂:教育歷程不單受到校內環境,校外環境,如社會生態影響,也受到家庭與同儕及價值觀與倫理內涵的約束。

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ord & West, 2001)研究影響學生學業成就之要素, 發現母親的堅持、父母的教育與社經地位、家庭作業參與(at home involvement)、母親的教育程度,皆是影響學生學業成就的有效指標。其中,家長在家中對家庭作業的關切更能強化學校課程的學習。

就休士頓研究中心的報告而言,母親參與 Dao 和 Lars 的語文作業幾乎預告了學業的正面成就。研究報告完全支持也贊賞兩位案主的家人 - 尤其是透過家庭作業在家中參與學生的學校教育模式。(Green & Kageni, 2003)儘管兩位案主的父母親本身教育程度高,然而研究也指出,此種作業關懷與堅持無關乎學生之家庭社經背景,換言之,任何一個文化中的家庭,只要他的家庭積極地參與學童的學習,像 Dao 的母親直接在家中支持孩子學習拉丁文法或 Lars 的家人間接的堅持孩子做好學校指派的功課,幾乎可預告其在校的學習表現。

進行這個發生在不同文化下孩子學校教育與學習環境的長期研究中,筆者簡 要歸納出以下幾點發現:

(一)學校系統本身可增進或延宕學童之學習樂趣

異文化中的德國五年級即劃入中學系統環境。進入不同階段的校門,學童們 的符號行爲、心理及學習態度上已調整爲中學生。自五年級起,各學科聘有專門 的科任老師進行教學與作業輔導;可以選擇參與多項社團活動。此外,學生合作 成績和學習態度與各學科考試並列於評量項目,合作成績特別指的是在校內完成 學校作業的綜合表現,作業完成的歷程、學習的積極性都列入行爲表現的成績(詳 可見附錄二 A)。在台灣, Lars 到七年級再次體會到深度學習的喜悅, 進入國中, 各領域開始有專門明確的學科知識,案主並且獲得老師推薦參與喜愛的 AMC 社 團活動。對於同樣具有探索求知的學童而言,在異文化裡的德國,五年級就能用 肅然起敬一詞充分體會學習知識的樂趣;台灣的 Lars 六年級還在「好玩」,領「好 寶寶」兒童卡的學習環境中成長;升上七年級,學校教學系統儘管提供進入學科 知識涵泳的沃土,個案卻必須完成每天超過十項的作業。

(二)學校課業要求與評量方式形塑個案特殊的思維深度

學校作業要求與評量方式形塑出兩學童獨特的思維行爲特質。Lars 身處的台 灣學校語文教育到了小六仍以語詞、造句、填空爲主要作業,自然課程方面在五 年級時仍有不少作業活動以習作所附之貼紙即可完成。在異文化的德國學校環境 中,進入五年級(中學),學生開始以分組報告或自行學習撰寫報告的方式提交 作業。升入中學七年級後,台灣的 Lars 在這方面仍然缺乏環境培養,學校甚而因 為學力測驗引導,全面進入填空測驗期(翁麗雅,2003)。各個核心學科以測驗 題的形式要求學生自行轉化教材,掌握與理解歷史史識等學科亦復如此。在研究 的過程中,德國的 Dao 經常能在對談中自然交代整個事件的原委,以學校師長的 角度共同理解中學環境的變與不變,表現出論述辯證文化,Lars 相對於 Dao 則固 著且言簡意賅,一問一答,加上研究者舉例追問,案主最多僅以複句交代分享其 複雜心境。

(三)作業時間視爲正式課程能協助自主學習

相對於 Lars 每天回家後有十多項的家庭作業, Dao 充分受惠於學校課程中安 排的 3 節作業時間及專長學科輔導課(詳見前文一、學科成就與休閒活動)。作 業時間導師可以觀察學生的基礎、學習策略與合作態度, Dao 說作業時間他們「可 以處理學校的功課」,台灣中學則無所謂的作業時間,因此台灣的孩子必須花他 們的休閒閱讀時間做學校規定的練習作業。研究者主持教育銜接計畫研討會時 (91 年 12 月),幾位參與計劃之中學教師一致建議小學高年級「應開始預備孩子 們的紙筆作業能力」。揆諸國內中學生在校時數之總量,學校更官及早將寫作業

時間或學科輔導列入正式課程,儘量在學校課程中輔導孩子們有效處理學校的事。

(四)防衛與內省的異文化歸因模式

案主 Dao 分享他的問題解決模式時,提及「母親和我儘管……不滿意,卻共同努力改善中」;他也常常運用到「我差不多很快就可以發現」、「很快我就注意到」、「我們可以學習到」、「我們就能辨識出」、「老師要求我」、「我也就習慣一切都要快速」、「我就決定強迫自己學習」。Lars 開始碰到問題時都在反應內的第一時間歸咎於家人、同學等外在原因。例如英文不好是「因爲媽媽沒讓我補習」,當衛生股長時因爲整潔工作被登記是「同學太愛亂丟紙屑」,或者碰到秩序不良被記點扣分時,他向研究者陳述的理由是「同學們就是看我不順眼」。跨越學習階梯時,Lars會選擇用「他們有補習」、「同學們看不順眼我」的自我合理防衛敘述;即便是對心羨的契友 Jung,Lars 也用了「才不要像 Jung 一樣死讀爛背」的陳述語句。

異文化的五年級中學生 Dao 卻能充分同理老師的意圖,他來函時這麼寫:「老師非常友善,同學也很和氣,然而我馬上發現五年級跟基礎學校完全不同,我必須非常認真才跟的上老師。必須適應每個禮拜都有的小考,我也必須隨時準備老師沒有預先告知的考試」。Dao 發展出自我學習的機制,很能在挫敗後「決定強迫自己學習那些雖然不感興趣的科目」,達到自己設定的標準; Lars 卻要在誘因下改善問題。

(五)語文學習動機受外在文化環境影響

Dao 主動於五年級選修拉丁文,儘管其成績表現不佳,卻因爲希望像父母一樣學醫,也想提早「掌握了歐洲語文的基礎」,而展現出高度堅韌的學習動機。另外,Dao 由於地理條件具備了接觸異文化之便利,也在學習英文與法文的過程中自然表現出主動積極的興趣。或許缺少文化環境,Lars 進入中學七年級後,上英文課能「主動了解所接觸英語的內容」,喜歡「認識外國風土民情」(2002.02.20成績單);只是面對基測的外在壓力,尚未察覺學習環境與外國語言的關聯,不願意付出心力追上同班同學的英文程度,他並且用「學英文要跟誰講」合理化其學習心態。

(六)研究者的持續關懷促使兩個案積極學習與成長。

個案與研究者的互信關係已緊密發展持續兩年多。當兩位個案成為被研究對象之前,研究者帶著期望分別進入案主生活世界,和個案可能是屬於自然的冷漠關係,可能是親切的卻稍嫌主觀。開始進入研究後,研究者由主觀而客觀,由客觀而主觀,情感上由熱切回復到認知疑惑。從事件的現象外圍而踏入兩位被研究

者的生命中;個案會主動發 email,會來信更正研究者回饋給他的想法,並且索 取關於自己的文稿閱讀。研究者的詮釋與文字關懷鼓舞著個案的情緒,兩個個案 間彼此的「互不退讓」更是一個始料未及的生活態度。瞭解案主碰到學習困難時, 研究者常藉 Dao (如拉丁文)激勵 Lars 學好英文,或者以 Lars 的數學社團等經 驗引起 Dao 探討分享其歷程,被研究者彼此好奇甚至揶揄分享的過程中,兩者學 習表現偶有停頓,卻終而能相互激勵。

謝誌

本文之完成要感謝許多位朋友。當然最先要謝謝 Dao 和 Lars,過程中這兩 位孩子接受我許多次的請教與追問。初稿完成時,他們分別索讀過並提出疑慮的 問題,特別是關於敘說對方的部份,如「爲什麼要讀拉丁文這種死掉的文字?連 羅馬主教自己都不會」或「他數學爲什麼這麼好?他們數學教什麼?」

付梓前,兩位案主也針對論述自己的文本,加以回顧並潤飾說明,我的尊重 與對他們的適時讚許,使得這篇文章部分結構一改再改。

文章修改的過程中,尤其要謝謝三位評審的意見一路陪伴。你們認真執著的 審查,對原稿提出不少的修正建議,是你們的這些專業對話,讓本文的主體論得 以在龐大的資料中被突顯。

爲了瞭解異文化學校教育與學習環境而探索兩位孩子的紀錄文本,原來是只 要獻給 Dao 和 Lars,卻因爲加入評審委員的匿名對談,而有了一個清晰的知識論。

就爲這些因由之外的種種得著,我要由衷的謝謝以審查形式激發創作的三位 師友。

參考書目

- 1/3 國一新生數學不及格,銜接課程,利用第 8 堂補課 (2002 年 9 月 10 日)。中國時報。 取自 http://yam.chinatimes.com/ctnews/focus/news/200209/N919101115004814.html
- 小四,下學期檢測數學能力(2003年1月28日)。中國時報。取自 http://ec.chinatimes.com.tw/scripts/chinatimes/iscstext.exe?DB=ChinaTimes&Function=L istDoc&From=1&Single=1

王家通(1997)。比較教育論叢。高雄:麗文。

林文瑛、王震武(1996)。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升國中國語、英文、數學、社會教材銜接本(修訂版) $(2003 \pm 8 \, \text{月})$ 。台南:翰林出版 \mathbb{A} 。
- 周玉秀(2002a年2月5日)。評語寫實,孩子學習狀況易掌握。**國語日報**,第13版。
- 周玉秀(2002b)。中小學課程銜接之跨國研究-德國案例省思(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計畫編號 NSC91-2413-H-152-012),未出版。
- 俞可、周晓霞(2003)。记联邦德国特莉西娅人文中学。**萊茵通信**,2003年第3期。
- 翁麗雅(2003編)。**課程銜接教材-語文領域國文。**台南:翰林出版社。
- 教育部(1998)。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台北:教育部編印。
- 教育部統計處(2003)。**台灣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學習及生活槪況調查摘要報告。** 台北: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 黄慧貞、黄光國(1981)。升學補習班問題。**中國論壇・11**(10),8-2。
- 詹世弘(2004年5月7日)。標「榜」十大清大元智:恐助長明星高中。**中國時報,A**6版。
- 楊朝祥 (2001)。**優質補習教育新境界待建立。**國政專論-教文 (專) 090-046 號。
- Adam, Konrad (2002). Die deutsche Bildungsmisere. Berlin: Propylaen Verlag.
- ARD (2003). *Pisa der Laendertest*. Retrieved October 24, 2003, from http://www.spiegel.de/unispiegel/studium/0,1518,271056,00.html.
- Baumert, J., Artelt, C., Klieme, E., Neubrand, M., Prenzel, M., Schiefele, U., Schneider, W., Tillmann, K., & Weiß, M. (2002). *PISA 2000-Die Lander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m Vergleich*. Opladen: Budrich+Leske.
- Böttcher, Wolfgang & Hirsch, Eric Donald (1999).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verbindlichen Kerncurriculums. *Die Deutsche Schule*, *91*, *1999*, *3*, 299-310
- Bronfenbrenner, U. (1976). Ökologische Sozialisationsforschung. Stuttgart: Klett.
- Deutscher Bildungsrat (1973). *Gutachten und Studien der Bildungskommission*. Stuttgart: Klett.
- Green, Herman & Kageni, Njagi (2003). Mother's education, economic factors and family involvement affect academic achievement. *Challenge. The Houston Center for the Black Experience Affecting Higher Education*, 13(3), 1-2.
- Haarmann, D. (2003). Meinungen. Grundschule (基礎學校月刊), 25(5), 6-7.
- Hamachek (1998, February 27). *Self-concept & school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reports. Michigan.
- Hentig, Hartmut von (2003). Die Schule neu denken. Weinheim: Beltz.
- Hermann, Schwarz (2001). Bedenken gegen Festlegen eines "Kern-Curriculums" für die Grundschule. *Grundschulverband Aktuell*, 74, 10-12.
- Kokemohr, R (2003). Inferential analysis as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Case studies in biographie research (質性方法中的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馮朝霖譯)。載於馮朝霖、簡楚瑛主編,**質性研究:理論與實作對話**(頁 25-48)。台北:五

- 南。三刷。(原作2001年出版)
- Ma, X., & Kishor, N (1997). Attitude toward self, social factors, and achievement in Mathematics: A Meta-Analytic Review.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9(2), 89-120.
- Marsh, H. W. & Shavelson, R. J. (1985). Self-concept: Its multifaceted, hierarchical structur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 107-125.
- 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Frauen und Jugend Rheinland-Pfalz (1996). *Landesgesetz über die Schulen in Rheinland-Pfalz* 萊茵平地邦學校法. Schulgesetz SchulG -zuletzt geändert am 10. Januar 1996.
- Niedersächsisches Kultusministerium (1993). Drucksache 01 01 420/5 12/4413. Hannover.
- Nord, C. W., & West J. (2001). *Fathers' and mothers' involvement in their children's school by family type and resident status*.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Retrieved March 1, 2006, from http://nces.ed.gov/pubs2001/2001032.pdf
- Peräkylä, A. (2005). Analyzing talk and tex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821-840).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 Ravitch, D. (1995). A citizen' guide to standards. American School Board Journal, 182, 35-39.
- Schümer, G., Tillmann, K.-J. & Weiß, M.(ed.). (2004). *Die Institution Schule und die Lebenswelt der Schüler vertiefende Analysen der PISA 2000-Daten zum Kontext von Schülerleistungen*. Wiesbaden: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 Shumow, L., & Miller, J. (2001). Parents' at-home and at-school academic involvement with young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arly Adolescence*, 21(1), 68-91.
- Stähling, Reinhard (2003). Viertklässler beobachten Fünftklässler. *Grundschulverband Aktuell*, 88, 57-58.
- Tandre, Gerald Le, Baker, D., Akiba, M., Goesling, B., &Wiseman, A. (2001). Teachers' work: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ultural variation in the U.S., Germany, and Jap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0*(August/September), 1-15.
- Terhart, Ewald. (2002). Nach PISA. Mit einem Vorwort von Linda Reisch.
- Vygotskij, L. S. (1985). Ausgewählte Schriften. Bd.1, Köln.
- Wendt, Peter (2003). Aufbruch nach PISA—aber in welche Richtung? *Grundschule*, **25**(3), 48-49.

附錄一

基礎學校推薦有關進程之	受教途徑		
姓名 Dao 班級			
根據年1月19日學年 業後,進入 統整性的綜合中學 實科中學 普通中學	會議決議,4b V V V V V V	的()可以在完成	基礎學校的學
其它:很容易激發起	學習興趣,能夠望	專注、輕鬆的工作,願意	努力。
級任老師	日期	校長	

附錄二 A

Mainz-Zahlbach 羅馬石國民學校四上成績單

合作與學習態度:

Daodao 是一位友善、勤勞、樂於助人的孩子。她總是遵守班規,班上同學都 很喜歡她。她上課很專心、很主動地參與。能很認真,輕鬆、迅速地完成她的各 項作業,常常有多餘的時間可以幫助同學。

Daodao 對所有的學習內容都很感興趣,到目前爲止她完成的作業比班上要求 的環要多。

宗教	良	專門課程	良
德文	良	數學	良
個別分數	良	音樂	優
a)口語組織	良	體育	優
b)寫作表達	良	造形藝術/	優
c)拼字	良	針黹/工藝	優
d)閱讀	優	字體	可

附錄二 B

升上七年級 Dao 的第一份成績,合作「良」、行爲態度「優」

\mathcal{I}_{1}	似 Dao 时 为		
Mitarbeit:	gut	Verhalten:	schr gut
Religion:	gut	Erdlemde:	gut
Denisch:	befriedigend	Physike	gut
Latein:	befriedigend	Chemie:	gut
Englisch!	gut	Biologia:	gut
Mathemotik:	gut	Musiki	gut
Geschichte:	gut	Bildende Ku	nst: gul
		Sport:	gut
Versäumnisse:	2 Tage, Stunden; daven	Tage, St	n nden unentschuld
Bemerkungen:	keine		

附錄三

Dao 的來信總是這麼長

Am Unterrichtsanfang fingen die Lehrer mit erklärungen an. Unser Klassenlehrer der gleichzeitig unser Deutsch- und Erdkundelehrer ist, erkundigte sich wie viel wir in der Grundschule gelernt haben. Er ließ uns einen Aufsatz über die Vorstellungen unserer Zukunft schreiben, um zu prüfen wie wir Charakteristich und im schreiben sind. So ähnlich begannen auch die anderen Lehrer.

Im Gegensatz zur Grundschule, haben wir für fast jedes Fach einen anderen Lehrer und Raum. An den Lehrern konnte man schon bald erkennen wer schnell arbeitet und wer langsam aber gründlich besprach. Dazu kamen noch ein paar Fächer die, die Grundschulen nicht haben. Wie AS (Arbeitsstunde) und KS (Klassenleiterstunde). Bei AS dürfen wir Hausaufgaben erledigen. Dabei kann unser Klassenlehrer gut überprüfen wer sich gut konzentrieren kann und wer unruhig und Nervös ist, wer die anderen stört u.s.w.. Bei KS bespricht unser Lehrer alles mögliche z.B. am 11.09. hat er mit uns über den Terroranschlag geredet. So kann er unsere Mitarbeitsstärke und unser Allgemeinwissen gut überblicken.

Unsere Lehrer verlangen von uns das wir selbstständig Arbeitsaufträge durchführen. Sie sagen uns klar und kurz worum es geht später beantworten sie nur noch wenige Fragen.

Schon bald habe ich bemerkt das, dass die Endnote von dem Fach Musik aus einem dreiviertel Teil der Mitarbeitsnote besteht. In den drei Hauptfächern Latein Mathe und Deutsch zählt eher die Schriftlichenote.

In Biologie führen wir gerade ein Projekt "Herbarium" durch. Dabei geht es zu 24 Bäumen die wir genannt bekamen die Blätter zu sammeln und zu pressen. Dazu müssen wir je weils den Deutschenname, den Lateinischennamen, die Charakteristische beschreibung, die Baumform, die Familie und die Rindenstruktur der Pflanze heraus finden und eine Mappe davon herstellen. Das ganze müssen wir, anders als in der Grundschule, außerhalb der Schulzeit erledigen. Paralell dazu müssen wir noch am Biologie Unterricht teilnehmen.

Anderseitz haben wir noch ein Projekt das wir während der Biologiestunden

bearbeiten können. Anfangs wurden dreier Gruppen ausgelost damit Niemand übrig bleibt. Später durfte jede Gruppe ein Thema aussuchen. Unsere Gruppe nahm das Thema "Adler". Darüber sollten wir berichte und Steckbriefe schreiben, die wir in 2 Wochen abgeben sollten und anschließend der Klasse vorlesen. Also ein Refferrat.

In der 5. Klasse hatten wir noch ein besonderes Projekt an dem jedes Fach von Musik bis Mathematik teilnahm. Mit dem Thema "Dschungel". In Mathe lernten wir über die Formen der Pyramiden, in Musik nahmen Afrikanische Musik durch u.s.w. . Jeder Lehrer hatte ein Blatt auf dem der Arbeitsauftrag stand die Aufträge mussten wir selber erledigen die Lehrer gaben keine Informationen.

Nach dem Mittagessen, muss jeder eine NG, das bedeutet Neigungsgruppe belegen. Meine si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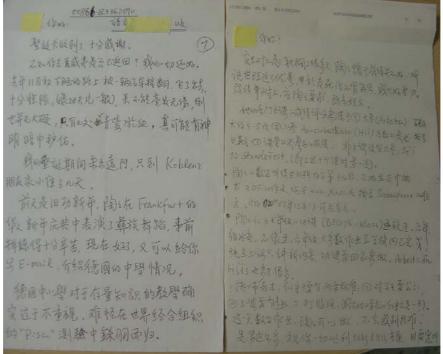
Montag	Dienstag	Mittwoch	Donnerstag	Freitag	Sonntag
ITG:	Jazztanz	Haben wir keine	Chor	Latein	Chinesich-
Informatiche		Ng. Aber ich habe		ergänzung	unterricht
Techniche		außerh. der		und außerh. der	
Grundlage		Schule		Schule Ballett	
		Klavierunterricht			

Bei den hausaufgaben benötige ich nur Hilfe wenn ich etwas brauche wie z.B.: Internet, Bastelmaterial o.ä..

Insgesammt hat sich der Schuliche Rythmus schon etwas verändert. Es ist doch schneller als in der Grundschule. Die Lehrer sind anders alles ist viel officieler geworden. Aber ich glaube mir gefällt es auf der weiterführenden Schule besser.



附錄三B Dao 的母親總是以中文和研究者溝通



附錄三 A

Lars 的語文作業內涵受到電視媒體影響之一般

(這一句電視卡通標準台詞,看過者都能會心一笑,Lars 連字都寫不好,卻能適當的表達出完整無誤的意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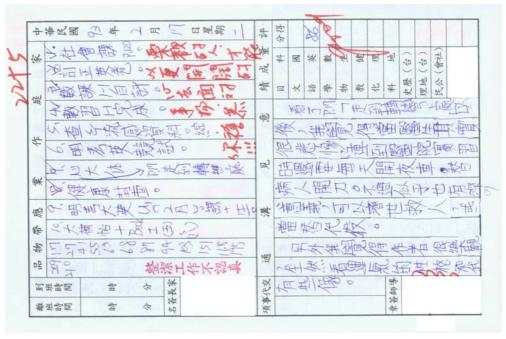
附錄四

每一科都有排名的學科評量環境

國文	排名	英文	排名	數學	排名	生物	排名	社會	排名	健教	排名
69	25	73	32	38	34	70	29	86	21	85	28
77	18	95	10	86	17	93	9	98	2	95	6
68	27	89	23	49	31	83	24	92	12	95	6
83	10	95	10	78	21	90	14	76	31	87.5	24
88	6	97	5	73	23	88	18	94	9	92.5	12
86	7	94	14	70	24	88	18	84	23	95	6
79	17	95	10	100	1	100	1	92	12	95	6
69	25	90	21	61	28	65	30	82	27	90	18
84	9	97	5	92	9	88	18	94	9	100	1
94	2	99	1	- 91	11	98	6	98	2	95	6
82	13	87	25	58	29	78	26	84	23	87.5	24
83	10	95	10	88	12	90	14	84	23	90	18
56	35	48	35	36	35	45	36	70	34	77.5	33
55	36	85	26	24	37	53	35	- 66	35	75	36
97	1	99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70	24	91	19	41	33	78	26	82	27	85	28
66	28	79	30	66	26	58	33	76	31	82.5	31
89	5	96	7	84	18	100	1	98	2	97.5	4
83	10	96	7	92	9	88	18	96	8	97.5	4
75	21	90	21	95	5	95	7	- 92	12	92.5	12
94	2	96	7	96	4	100	1	98	2	100	1
-58	32	47	36	77	22	63	32	86	21	72.5	37
60	31	81	28	95	5	93	9	82	27	92.5	12
58	32	92	18	62	27	58	33	94	9	77.5	33
91	4	-99	11	100	1	100	1	98	2	90	18
85	8	81	28	87	13	93	9	98	2	92.5	12
24	38	10	38	4	38	-28	38	28	38	82.5	31
- 58	32	71	33	48	32	65	30	64	36	87.5	24
61	30	71	33	95	5	93	9	88	18	85	28
63	29	85	26	52	30	83	24	-80	30	77.5	33
77	18	94	14	87	13	90	14	+ 92	12	92.5	12
27	37	38	37	28	36	30	37	48	37	55	38
. 82	13	93	17	84	18	93	9	88	18	90	18
80	16	99	1	87	13	88	18	84	23	92.5	12
77	18	78	31	87	13	90	14	90	17	95	6
73	23	89	23	95	5	95	7	92	12	90	18
81	15	94	14	84	18	88	18	88	18	90	18
74	22	91	19	69	25	73	28	76	31	87.5	24

附錄五

聯絡簿上蓋著「整潔工作不認真」的文字章



中華民國 (五等	少海												
※一題一	多陌山	THE	清東也い。	帥	m-	函	冰	数	華	師	題	地	(9	(8	(条注)	0	3
女王母	35 - 25	10		42	3								0	0	4)	0770	E
TO THE DE	20			40	m	*	100	岢	#	敷	4	荣	史歷	理地	民企	2	7
4.部川	老生	J.J	- 70	4lpi	,	团	十五	果	K	4	4	-	H	1-1	4	1+	以
" OTTO	一种原	广州	这样·@· e		++	141	194	14	一	7	K				公		<
多個別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D+ 10	1 1/2		to	4	1-	平	7	行	-		_	-	_	14	
り題」	り進一考英山的人叫軍空。						見改變例即母山路兩方							34°	×,		
	きる。				ChI	門	1=	1	4-1	光		PE		- 1	11	1	B
	图地			軸	0	N	AL	- '		子亡	在	J-	ET.	K	是	×-	
帯の神	江村 计图	8.8	本語 日班全	00	草	計	3年	可有	型	1	本	三)	F	数	TY T	致	De
	Dum o				, ~	7								_			
明グラ思	停(生は	(4)	(以一大季重	題則	1	HE	TX	-	N	1	五	公	3	THE	地	果	7
到班特臣	**	水	2 發 秦 秦	松光	Y DO	*	E	X	维	4-	中	部塘					
華出世世	AND EAS	尔	被	16 16	H	1	KI	K	命	4	一種	幸					

A Case Study of Two Diverse Cultures: The Environment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Yu-Hsiu Chou*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ing the "theme interview" and "written documents", analyzes the inner views of self-development, learning attitude, and leisure life of two 11-year-old Chinese children grown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environment separately.

Both kids studied at the same elementary school for the first grade in Germany; later, one returned to Taiwan, and the other remained studying in Germany. Both are students of 7th grade now.

The student immersed in European culture shows greatly respectful and solemn to his 5th & 6th grade school life, whereas the child grew in Taiwa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simply expresses by the word "fun" to his school life. When facing lower grades in English subject, the kid in Taiwan fiercely blames on not studying at a cram school; on the other hand, the kid in Germany self-examines that he could not adjust his learning methods in time and could not take time to master the Latin class contents. When being asked about the marks of 70-80 points on mathematics test, the kid in Taiwan seems not to be serious; the kid in Germany, on the other hand, strictly makes himself become ready in order to take tests at any time. When making choices on the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the kid in Germany subtly senses the learning pressure from school work, and chooses the activities that he can learn and enjoy his daily life, such as Jazz dance, chess, computer and chorus; the kid in Taiwan, however, chooses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laxing and interesting, such as astrology, badminton, and music appreciation.

Although the outward circumstances of learning process and daily life seem the same for both kids, the described cognitive process is influenced by the school inter

^{*} Yu-Hsiu Cho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outer environments, such as subject contents, social ecology, and peer groups, and the differences can be viewed.

Key words: school culture diversity, teaching environment, topics interview